# 清江集

三

| 卷 | 頁 | 行 | 字 | 誤 | 正 |
|---|---|---|---|---|---|
| 卷四 | 四 | 一九 | 五 | 陳 | 鎮 |
| | 四 | 一九 | 九 | 敞 | 獘 |
| | 七 | 三 | 一二 | 大 | 太 |
| | 八 | 一九 | 一三 | 八 | 入 |
| | 一一 | 一四 | 九 | 天 | 夫 |
| | 一二 | 五 | 五 | 笑 | 笑 |
| | 一三 | 一一 | 六 | 甚 | 其 |
| | 一六 | 一六 | 二 | 待 | 持 |
| | 一九 | 三 | 一一 | 觀字削 | |
| | 一九 | 一五 | 七 | 館字下觀字落 | |
| | 二〇 | 一八 | 一二 | 廷 | 庭 |
| | 二一 | 一三 | 九 | 寘 | 寡 |
| | 二二 | 二 | 一五 | 笑 | 笑 |
| | 二二 | 三 | 五 | 美字下為字削 | |
| | 二二 | 六 | 三 | 寘 | 寡 |
| | 二七 | 八 | 六 | 侯 | 候 |
| | 二八 | 一四 | 二 | 侯 | 候 |
| | 二九 | 一六 | 一三 | 而 | 以 |
| | 三七 | 一三 | 七 | 侯 | 候 |
| 附錄上 | 三 | 一四 | 一三 | 新 | 析 |
| | 六 | 八 | 一 | 當 | 堂 |
| 下 | 一 | 四 | 二 | 監字下事字落 | |

## 碑銘

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李公神道碑銘

完山李氏 國宗姓也自司空諱翰至我 太祖直為璿源中出於 穆翼度桓而為别派者號四王子孫有義安伯和出桓 王李於 太祖佐運草昧連策開國定社佐命三勲位特進領三司配享 太祖廟庭公實後之公諱亨順通父字始以門功屬忠義衛旋試才武補兼司僕授永建萬户丙寅 中廟靖國

公受幹於三大將與有大功及頒鐵券不秉時矜衒只錄原從上等明年別試登武科榜末唱拜宣傳官冬遭母喪喪除復前職壬申遷軍器主簿出監扶安縣十考取最陞內贍判官戊寅虞侯關西周歲就本道為府使昌城任滿召還以典設守嘉靖二年　國家征逐閭延胡人公特倅龜城充雷奔都將以行諸將多失律抵罪公獨善運機策物議多歸尋超折衝將軍咸鏡北道虞侯未及赴進牧吉州及瓜護軍兼五衛將戊子正月建州衛逆胡虜殺滿浦節制使沈思遜　朝廷震駭歷揀武臣咸謂無如公者即其日

上引見敦諭 賜弓馬送代之信猶返順棘圍以靖
入叙訓鍊都正辛卯擢嘉善會寧府使府乃北界大
藩常選重人而帥臣為尤重己而元戎缺登公拜之
三公 啓以在府未幾亟領本營材器雖倫恐見瞯
於彼敵謂我 國乏使仍之甲午以上護軍還 朝
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冬充謝 恩使朝京明年復
命為同知中樞府事餘如故夏 命鎮平安道將出
節忤權要托沮以他事俄為公議所惜得節度忠清
兵馬終更入帯禁旅閑慢四年蓋前之不喜者猶權
地也以僉知中樞府事卒於正寢辛丑三月朏也享

壽六十有七公性質厚重雄遠寡言笑不喜聲色事親孝謹與朋友信待宗黨加惠愛婚喪助給不怠至取鞠孤幼嫁娶之居家未嘗營業莅官奉公惟謹故官雖達屋不潤屢膺邊劇克遵委寄類有遺愛以聲績稱會寧日城中失火藩胡爭奔走救滅人皆異之及逢燕路莫不叩首涕泣其施恩所濡在敵猶然某甞聞尚成安公每稱公眞可任將曰雖泰山崩於前目不瞬者唯公然介公考諱從胤金城縣令　贈刑曹參判祖諱孝孫司膳主簿　贈户曹參議皆推公貴曾祖諱湛知敦寧府事即義安子公妣户曹參判

淳伯之女公配慶源府使永禧之女俱全義李氏非
近派並封貞夫人公塟在先隴廣州治東杇栗丑坐
之原夫人享年七十有八丁未八月二十九日卒追
而祔焉後公凡七年男三人績縣令綱漢城叅軍繼
通政郡守縣令郡守咸有治郡名女一人適宣務郎
尚鵬南乃成安子有文行早沒側室子三人綰紡繕
女三人伯季為鄭世湖鄭待善妻中為判書蔡世英
妾縣令五男高明別坐文明欽明克明誠明一女適
趙應吉叅軍一男訦明三女適宋耆壽李蕃孟惟伯
宣務一男著孫司紙二女長適縣令鄭麟壽次某判

布餘內外曾玄若干人銘曰
帝錫岐周姫公上之民戴朝鮮義安諒之親同魯懿
咸休俾熾赳赳將軍纘翊中興勞謙不伐射科由登
內外靡盬歷紀于勤三邊奠淸公遏其氛屹如長城
莫將吾聲遠不媚人亦數攸丁惟息在敵有構非情
反縮何嫌餘福餉後嶄然見角不十其數治廣伊東
度鮮伊原若堂四尺桓王之孫

折衝將軍守全羅道兵馬節度使李公神道碑
銘

李公諱大仲字舒仲姓出杞城高祖曰時漢城府尹

曾祖曰興德嘉善中樞院使祖孟孫 贈刑曹叅議
考承根 贈户曹叅判妣載寧鄭氏 贈貞夫人以
正德庚午生公公生而異特有氣槩用武藝登 靖
廟朝丁酉科甲辰調部將自後歷鍾城府軍資監判
官轉郭山郡守辦理聲生昇朔州府使 御史以廉
䘏聞 明宗褒書賜表裡俄擢折衝將軍麟山鎮僉
節制使旋移滿浦鎮盖邊胡益近禦衝尤重也先是
立巖胡人冒耕滋蔓公宣告撤還 朝憂得紓遷府
使穩城 御史又白其清謹嘉錫之典至是再焉代
還五衛將庚申出牧海州明年清洪道水軍節度使

陟慶尚左道兵馬節度班視從卿 恩推先代及瓜
以事罷未幾節度清洪兵馬所管洪州有内農隷僕
張甚凌駕營邑方伯亦不敢何公迺敧拿抵法近士
以清丙寅還朝 上特授内乘冬又帥慶尚右道秩
滿移鎮湖南尋超嘉善大夫會寧府使邊上方苦饑
公單心賙恤壬申又典禁旅會平安道西海坪又有
冒禁之胡先前代來未得善利 廷議以節度舉公
復使行之裨下僨機累逮主將責配沃溝明年 賜
環疏陳六陳户布之敝洎茂山移堡等事 上可其
言叙衛將連牧畿甸為廣州江華拜訓鍊院都正兼

衛將以疾卒於漢京之寓邸乙卯十一月十一日也壽七十訃聞 上悼之弔孤祭靈賻贈如禮諸孤奉輤幃明年二月某甲返葬于鎭岑某里先塋坐乾之麓公身傾八尺風神軒豁率履坦夷有長者風南寘書先生亦許與氣義立朝四十年儉約自居不犯官營私京鄉不立一室居公莅政撫摩軍民類有遺思處兄弟友在朋友信其施親舊雖家閭大之譏亦有尚義可觀者性喜觀書議事頗據古人行迹涉獵詩家有或唱酬於人在乙巳嘗錄原從勞戊寅元功削而受一告若並追之公亦等降馬時論方擬復之錫

夢濂妖斯可歎己貞夫人宋氏忠順衛禎祉之女先
內相先沒十九年墓在公左生一男二女男森先娶
朴衡之女生男女男慶龍後娶金夢濔之女生二女
公女長適愼某生男女男友仁次適忠義衛金應善
側房生八男梅析栢桐檜松相楷孽孫男女并二十
人皆幼梅之女為承旨宋應漑妾介而問余銘吾先
執也不敢辭銘曰
有蟜虎臣邦之特之六于元戎王之擢之居不家為
公之愊之載有石琢人之式之
折衝將軍 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李公神道

碑銘

惟李氏出忠清之全義縣吾宗也知其世麗祖之一三韓也鼻祖克先後有大伐賜名棹位大師肇自來代有令人簪紱仍業未嘗有替大師八世政堂文學存冲號芸齋用才德文章最為名臣入 本朝有諱龜判漢城於政堂間二代公高祖也曾祖諱直幹刑曹正郎 贈司僕寺正祖諱宏植求禮縣監 贈吏曹判書考諱益禧繕工監副正 贈兵曹參判妣東萊鄭氏 贈貞夫人即左議政恭肅公諱佸之女公諱俔字磬叔生成化丁未越正德乙亥登武科榜末

唱鄭夫人卒壬午始拜宣傳官選也遷主簿廣興倉移司贍寺出監務安縣未幾罷由部將復爲宣傳己丑　靖廟謁　光陵公承　命進退應對捷敏　上才之御批本職兼内乘轉　世子翊衛司爲左司禦改司贍判官自是至丁酉八年之間歷正郎刑曹僉正司僕内贍等寺典籤宗親府副正禮賓寺正司饔訓鍊二院訓鍊鈌都正　上特命昇之班賜折衝將軍兼五衛將帶内乘猶如故戊戌出爲潭陽府使刻戒前案曰決誤知非有天臨罰時華使　詔　國中事不擾民供具以辦公有弟甚光顯既而獲譴公亦

以親故鐫罷數年始節制花梁鎭入為僉知中樞府
事兼衛將甲辰冬牧使驪州　英陵在州治供奠之
為褻不如式　聞于朝一依大常規乙巳以事遞丙
午復授僉樞丁未拜慶尚右道水軍節度使代還旋
命授鉞節度前路兵馬鎭昌原辛亥陳軍民十條弊
瘼以復命　上嘉納之壬子訓鍊都正明年拜咸鏡
南道節度使　明廟用言者不果遣然猶愁之甲寅
府使龜城遐氓不知祭先之禮公諭令設主旌異孝
者以勸賑之丁巳春病歸夏除僉樞庚申牧廣州壬
戌復都正鍊院此乃西班華選至是而公獨三之亭

年七十九卒嘉靖乙丑九月十六日也訃聞 上賜
吊祭若賻如禮公以業弓馬才冠世遭遇 中廟眷
顧超卓十年近侍常被 召接賜賚亦多嘗受書籍
筆硯寶之傳家居官奉職勤幹舉事故東江浸斥漢
都 命公築防新川泰安郡漕路有礙亦 命公疏
鑿安興梁皆專任之凡所履歷舉有聲稱其為邑宰
未嘗私服臨公其在營鎮撫存軍民遭時飢凶必力
賑及爪至有願借者謹於追遠厚於敦睦年登大耋
子孫蕃昌立三 朝五十餘年卒以功名終豈無德
而致哉公居在西湖上構亭家後扁曰知足後以二

樂遁自叙曰叨恩二品追寵先代一樂也夫婦偕老
年到八袠二樂也子孫滿眼三樂也竟終於此諸孤
奉治命用是年十月二十七日窆于仁川田反里世
塋也配貞夫人趙氏義禁府經歷澈之女漢陽望族
本國開國功臣溫之後今八十七歲尚無恙子男五
人女一人男長思舟郡守次思舫次思航二人皆先
公早卒次思綫趾美武科今以僉知中樞府事與禁
旅階視尊考次思艦生員女適縣監許震郡守生三
男希說希啓希舜思舫生一女適紫奉趙仁賓思航
生一男希容奉事生員生一男二女男希昌女長適

判官尹景祺次幼縣監生一男四女男講女長適趙
纘韓次適李晦餘幼希說生二男三女男謙亨兌亨
女長適李鎰餘幼希路生二男一女男長升亨餘幼
希舜生一男幼仁實生四男二女男孝忠孝信女長
適權省餘幼希昌景祺講升亨孝忠皆生一男幼公
之神道宜藉巨筆僉知推宗分獨以命某見聞之稔
宜莫易也遂爲銘銘曰
雲住之山李城高　翊扶神嵩輸大勞　遠慶袞袞
皆英髦　文義公孫判漢城　五世八國公又生
啓之自躬遭聖明　天開十載雨露渥　三領教院

恩除擢 竟授登壇擁節鐸 鞱鈐莫施太平天
獨享三樂汾陽年 我詩不夸惟其然

行狀

領府事尚震妻節婦金氏狀

都正金胤宗良出女也資性英敏涉獵列女傳粗識其理領府事震喪夫人而歸幹家事閨治有法無異夫人之時撫視諸孫克盡恩愛辦其婚娶誠意備至接遇親屬咸有禮意領府公亦以此重之迨其季年尤被厚德所化敬順承事有加於舊領府久病沉綿幾過半歲金廢食忘梳晝夜侍疾終始不懈病既日

篤每於子夜焚香祝天臨卒之夕知必有變挹胸噎塞先自氣絶頓府爲纘之後久而乃甦襄事之前哭不絶聲慟極必絶自分必死分處家事於宗婦水飲不入口者十餘日其後雖因親坊之勸間或强飲不過數呷而氣塞胸逆不能安下故又必隔日然後乃舉初欲隨嫡孫別廬墓側以供奠需因僉共力止未得遂意則又倩畫師欲寫遺像日久而摸不逼眞乃歎曰妾誠心不至故不能通神於筆下亦爲文告殯冀或入夢於畫師而庶有所憑做也數日忽因夢自悟曰國相大人之靈其肯降感於賤工而要爲像耶

乃及永遷之際奉衣服冠帶以告曰願奉遺物以為
依歸遂精洒別舍安於　賜几之上而無設平生文
墨翫用於左右朝夕上食日三奠酒務潔而不務豐
以為可繼之道奠必親執而哭必盡哀有時往省于
墓則雖經旬過月斷絶水飲隆冬極暑恒着袗衣枕
藉寔歷悲哭益甚故形銷骨鑠不復舊樣人貌常伏
牀褥起居須人扶而後行自初喪哭過眼瞳已不如
舊又常着厚帽蒙至半面未嘗開視故積淚浸淫劇
成腐爛左眼已枯右眼亦如縲隔不能見物終制之
後神主上廟朔望及俗節必精備奠具祭于祠堂

而陳衣之祭則猶不輟焉其哀慟迫切之情哭泣悲慕之憐恒若袒免之日非但衰服之不除飯醬薰辛之不食而饘粥之厚者尚不下咽唯以米飲數匙為命聲氣纔續而哭聲則猶若隣里之人聞其哀號莫不悲憐日月既逝追慕尤深待遇諸孫加意於前曰亡人血氣尚在於玆也至於婢僕之賤見憐於生時者則撫恤異常且其母家所傳臧獲田土甚多乃盡錄給於承祠幼孫尋常至願唯以速從地下為心故雖或疾病甚劇呻痛之苦不發於聲或有以醫藥為說者必却之曰吾得死所幸也此外操節多有可觀

不可縷錄而其精白之誠淑潔之行雖古之節婦未必多讓且其天禀雖有良性而豈非承事君子得於薰炙而其所感發者多乎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

尚公行狀

公諱震字起夫木川人其先本縣吏高麗太祖統合三韓木州人以百濟遺民屢有警擾賜姓畜獸以辱之公之先得象為姓後改以尚焉有諱國琢生諱得儒以崔文憲冲侍聘齊生始免鄉役生諱恩給事中

給事生諱元諧通禮門奉禮郎歷數四代有諱天錫監門衛大護軍寔公高祖曾祖諱英孚累 贈正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祖 諱孝忠忠清道水軍虞候累 贈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考諱甫安奇道察訪累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觀象監事三世推 恩以公貴也判書公鄉居林川貲甚殷富貸與貧民隨年豐歉與民收散晩年悉取券投火曰吾其庶有後乎議政公席先業居鄉殆六十歲足絶官庭未嘗非義作事鄉人莫不欽德盖其種之者久也議政公聘

博士金徽之女累　贈貞敬夫人乃延安望閥前朝
恭愍親書八字以賜提學金濤之後　本朝刑曹判
書文靖公自知之曾孫議政年衰無嗣躬禱於聖住
山越明年公生弘治六年癸丑六月五日也生而状
貌奇異啼笑有時議政公識其非常手植三槐於廟
庭以擬宋王魏公故事丁巳公年五歲而貞敬卒議
政公憐愛公備至然謂不學無以成立乃送寺讀書
歲且逾猶不許往來纔亂而議政繼逝孤子零丁無
所怙依鞠於伯姊夏山君成夢井夫人公自少氣道
沈遲飢寒俱不言雖病甚苦不以呻吟作形人已服

其非淺初議政公自占未及見公成長擇奴婢可任者各一人托家事俾勿失業以待其壯受命者亦為之盡公年十三而奴死公自京帖粟百斛庀其葬蓋亦難已為兒遊戲卓越豪縱或詡其難當有識以奔踶千里期之年過成童尚不志學馳馬試射被慢於儕流即發憤策勵學業居五月已達文義但從人質疑未十朔理無滯阻自是刻意益篤夏山欲見公志勸就蔭仕固問不對強之乃曰丈夫當讀書樹業耳夏山喜曰吾亦試汝耳壬申公年始弱冠夏山稱其文才已成蓋四年向學所造如此若金慕齋李容齋

及諸鉅公之來必以公文示之無不嘆奬自此華聲大闡夏山深服其德器亟稱不置曰尚某之質雖在孔門無讓於諸弟矣公聞成公守琛守琮兄弟有學行乃以全紙大書以簡曰聞公之名切有願交之志二成亦以大字許之自是連榻實多講磨中丙子生員入泮課藝連三製入高等柳公雲時長臯比大加襃稱至訪于家曰見君議論知有經綸之才公見儕類有忌色遂有時晦之意不復屑意於官試柳公覺之深恨其不能容人之才也是時趙公光祖遭遇中廟激勵學行士方興起而矯飾不眞者亦多公心

慕其善而耻甚僞曰吾欲内顧無所愧而已一日在
泮聞韓忠奉使嶺北有一人出自山谷披寛博之衣
立道上呼韓之字袖出陳獎一書以授曰歸告 殿
下云一泮莫不唶唶曰三代以下乃有此等偉人公
獨不應坐中詰其故公徐曰若果賢者焉有自衒之
理衆共誹之曰外若矜嚴内必如之公曰豈無象恭
者乎衆益攻之公竟不荅 朝廷問得其人則乃燕
山嬖孽家書題有罪長流者然後知公之識見高矣
己卯冬捷文科別試前日辱公者慚甚公謝曰非君
警我無所成就君實愛我受恵多矣選入承文院為

副正字俄薦藝文館爲檢閱轉待敎奉敎入侍　經
幄經筵官金世弼論趙光祖等事曰新進好古自
上登擢無漸豈有他心若裁節而用之未必無效初
甚尊寵一朝　賜死　朝廷氣色自此慘慘公出曰
適來　經席未有此論金相之言正爲得之旣而金
被謫言者以公不合史局請西敍由龍驤司正義興
副司果始拜成均館典籍公慕善有素故其初釋褐
歸鄕有崔弘濟者不爲士類所齒素趙公貽論上疏
力詆至請其死　朝廷適加重罪弘濟喜語稠中曰
果用吾言乙亥命斬光祖于謫所矣公自少耻言人過

而聞之大惡屢與所親作詩之爲人其見遇於翰林
尋改授持平皆以此也遷禮曹佐郎癸未出爲北道
評事公素以善射名亦托以出公然自後常兼帶宣
傳官乙酉陞戶曹正郎移兵曹丙戌五月以禮曹正
郎兼持平充　聖節使洪益城彥弼書狀官甚爲益
城所見重十一月兼春秋館記注官戊子復以兵曹
轉司贍僉正時　仁廟在東宮妙選諸儒以備僚屬
公入侍講院久爲弼善進讀甚多轉掌樂僉正兼春
秋館編修官拜司憲府掌令遞爲成均館直講庚寅
　貞顯王后薨參掌都監事時金謹思爲提調頗以

葜物私施人公執謂 國事未襄大觸其怒諸僚皆
危公而公不動後累被其毒事完進階朝散侍講院
文學辛卯司諫院獻納兼春秋復拜掌令遞為成均
司藝俄入弘文館為校理壬辰司憲執義癸巳二月
弘文副應教是月陞典翰五月 特命超四階通政
大夫司諫院大司諫先是出入臺閣論及己卯用事
之臣暨福城之罪雖人所難言者亦不忌諱物議多
之今兹特授允協衆望九月遞為護軍是月為弘文
副提學甲午復拜大司諫言時政觸三公三公請
隳辭職者三日竟改戶曹參議出為江原道觀察使

將行請教於尹相殷輔尹相爲陳方伯政要公遵行不違事無滯積常曰吾屢膺當道常遵尹相之教後有爲方伯請教於公者必擧尹相之言以送之江原有一嫗告儀子欲蒸己公審嫗貌醜頭爛瘡面如猿猴公詰之曰惡少不勝淫情以色故也爾子亦有本妻必不犯極惡奸汝明明矣若不承直必先訊汝嫗服曰子果不順欲構以重治耳公卽治其子不順之罪其度事深詰類此乙未以承政院同副承旨被召陞右副病遞四月復拜副提學是月復入政院爲左副公在銀臺當奏覆因案盈抱諸宰相顧曰今日

必暮公舉條要數啓甚詳晷不移刻情偽畢露既出
無不稱之遂為掌隸院判決事丁酉以禮曹參議復
拜大司諫有一同僚將　禧陵水石之說議于圓席
公曰此事極重當十分廣詢然後乃可斟酌不可容
易力止之不數日其人入　經筵獨啓之時金安老
方忌鄭文翼公光弼為正欲構陷而難其名以　山陵
時文翼實監其事故乘其隙乃發遷卜之議因置之
不測聲勢甚張公閉門謝客究思可救之方自第具
諫草率同僚以　啓俄得輕論竟遂為刑曹參議又
送西為上護軍數日　特命復授刑曹參議十月本

晉秩參判　上又特以參議陞授　賜階嘉善大夫
與梁積城淵同入淸齋時權奸益熾公語及時事梁
公執公手曰令公先見本如神龜旣而梁爲都憲
果擊去之戊戌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出爲京畿觀
察使管邑人士有連名狀公曰某人不孝繼母公悉
招待狀人諭之曰繼母子不孝得名最易爾等十分
審察而來言邪衆曰人理不詳不忍形諸文字實烝
之也公訪其家人不用刑杖一言得情上聯明白
朝廷不復究訊卽處以律朝中大相有素眼公者嘉
而戲之曰令公寬柔讞獄甚猛己亥六月　特超階

資憲授刑曹判書公自顧驟陞心誠憂悶不敢出謝
會臺官論以人品雖當陞級不久遽為同知中樞府
事兼副摠管是月 特授漢城府右尹尋陞左尹九
月拜司憲府大司憲遽為同樞十月 上親政以西
方重 特除公觀察平安道時咸鏡北道節度使有
缺上下議于大臣北鄙可虞必得文武全才尚某
遽西送北何如大臣以西北無輕重而監司兼連帥
為任尤重遂 命仍往公撫禦得宜軍民兩安辛丑
冬以同樞還 朝壬寅二月 特拜判尹始陞階資
憲大夫兼都摠管冬遽為同樞餘如故癸卯春陞知

中樞府事六月轉工曹判書後一月　特命判兵曹
甲辰正月知敦寧府事時公爲謝　恩使將赴京
上以重臣出使列邑有擾　命遞實重公不欲遠去
也已而　特授崇政階拜議政府右賛成知遇不世
特命除拜前後絡繹不知公者頗疑之遂以他辭
啓遞　上曰令姑從請然此人終受大任仍敦寧兼
知義禁府事復兼摠府移刑曹判書乙巳夏遞爲同
樞時　二聖繼陟忌者出公爲慶尚道觀察使或詰
之曰　國憂方殷若尚某曾判三曹不宜遠出忌者
曰嶺南巨豚須得剸才耳本道詞訟繁浩例獄文

簿自隨公自下界叢慝治奸酬決如流常簿之外不特一幅李公彥迪深加贊服今 上即實丙午元月以議政府右參贊徵還兼帶摠府三月陞階正憲就舊職復加知春秋館事與修 中宗 仁宗二聖實錄八月又兼知義禁府事九月 特命復判兵曹戊申二月辭遞為知中樞三月復兼摠府四月又知經筵是月 特陞崇政議政府右贊成別職皆如故己酉正月拜吏曹判書餘如故又加判義禁府事九月卜相以公為議政府右議政階大匡輔國崇祿大夫兼領 經筵監春秋館事公膺 命憂惶跼蹐蹙

咨懇辭不獲時　二聖實錄未畢至是總裁焉稾洗賜鞍馬以勞之庚戌緇徒適有不法事僚相忿其放縱謂公曰此輩無所統故如此若依　祖宗朝故事使有糾攝之地則不乃有益乎公曰疾之已甚亂也此屬當治以不治今若糾檢而復立統屬之規則無識之徒或反謂之崇佛而然則事尤大關國不可為也未幾公以事請　闕内旨下議曰僧徒無統欲復兩宗治之何如公　啓曰僧徒雖無統攝然起廢重難故前日同僚亦有此議恐反有害遂止耳公實未知其漸將大自以為事幾之初微言諷止得大臣

啓事之體未久兩宗復臺諫及儒生文章抗疏政府
亦率百官以諫不知者謂公之前議似有迎合之意
公上辭請免　優答不允時觀聖烈仁明大王大妃
同聽政自　上親爲昭雪以曉之公嘆曰事機之難
辨則學識不明者是非顚倒無惟至如佛法之不可
復明如日星雖欲逢君不可得也顧以平生所爲不
能取信於人至以此事見疑自反而已尚誰咎哉厥
後僧徒頗橫每謂沈相曰兩宗之復我二人在職焉
用之責其能逃乎辛亥陞左議政癸丑正月公年已
過耳順不能無疾尤以不勝重任爲憂請辭累數百

自後至乙卯求退益懇皆 下批答不允至終 附
下傳旨曰卿雖有疾相位不可輕易去就不許久近
安心調病會有邊警乃出視事丁巳封 世子以公
為傅戊午五月 御批陞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
館藝文館春秋館 象監事 世子師秋國家設別
科公為讀卷官其時主文柄者欲舉 中朝事裝策
公止之曰此大事可廟議不可策士猶以其意為問
目既而公議譁然論罷主題試官舉子亦削科公自
以首官不能力止請 關請自坐不爭之罪 上曰
不聽公言過在於彼也初公自試所歸語子弟頗有

于樞之根既而果然公又自丙辰後無歲不累辭
上於批答外常有附 旨敦勉勿退至乙未春又三
上辭箚 批答不允又下 御札曰觀卿累辭予意
缺然毋多求退以輔寡躬乃上疏略曰明主之圖治
必極一時才德之選作為輔弼事體相須然後馨香
上格而天應以祥輝光旁達而民興於善置相非人
治不獨定功不徒成古人論相業者有曰上佐人主
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使卿大
夫各得其職主上睿智聰明宵旰緝熙馨香光輝方
將上格旁通而臣居樞要以垂氣蒙蔽沮遏之致五

究召五凶使含生失遂不能宣揚　聖德神武柔虜反側百姓不親附庶官不盡職輔相無狀於斯難掩夫台鼎之位人主所以待賢尊德之重器而聖經中言位言職必加天字者蓋曰天物人不得私之也君而謬授非人則不天臣而濫受非分則褻天謬授濫受皆非畏天之道今有荊璞於此必使玉人治之將使斲輪亦必假手於輪扁在治國則乃使下材臣愚亦任其責其於致治大有逕廷因歷舉前世宰相遜免之事曰舉此一隅亦可想時君不以天物私其臣也臣性自己酉始累　殿下知人之明不自揣分誤

入台府忌耻養病敗政貽患今已十有一年身非鼠雀心豈必安云云　上亦優勉不許八月　上御翠露亭簡召諸宰及賜暇儒臣講其所讀書仍　命諸宰各製詩進爵　賜燭以榮之公以首相入侍　上親為侑爵公不覺醺醉伏苑中　上乘小轝將還大內　下問為誰左右以領相對　上曰老相在此不可輦過　命設行帳然後乃入繼　命中人護歸翌日與諸公上箋陳謝旋以失禮待罪　御批曰昨見卿醉甚洽予意有何失禮庚申六月請　閒具衰病不職之狀復申前請　御批曰予以涼德叨承丕緒

十六年來水旱相繼近日霖雨亦連月餘致此之災咎實由予常切兢惶若臨深淵卿以休休老德忠厚大臣為相十餘年輔寡躬多益予倚恒切方深嘉悅居位則朝廷堂堂去位則衆望必缺豈以身上微恙年亦不衰而欲退懇求乎今非大臣求退之時也毋啓 御批曰如卿重望有幾人哉予以不敏當倚老成大臣卿勿以久居為未安三 啓曰 中廟朝名相無如鄭光弼尹殷輔洪彦弼而其入政府并初拜或十三年或九年或十年以三人比臣不啻若黃鵠壤虫而臣則一為而至於十二年之久且金時習嘲

鄭昌孫曰汝爲議政如此其久可謂朝廷有人乎今臣眇然一身亦千萬指目之所萃口笑腹非必有甚於時習者矣爲御批曰大臣重職當以賢否進退不可計久而輕動也卿德非不及於三相雖過三相居位之年固非不可企時習嘲鄭相亦豈羨事乎卿當益輔寡躬而已何可慮他公猶辭不已至於七 啓其辭尤切 御批曰卿至於七啓而辭予意豈安反覆思之不可輕遞 賜酒以遣八月 世子加元服公以師賓禮受鞍馬之 賜重九日 上御瑞葱臺簡召諸宰及近臣各製詩進爵仍 賜黃花蠟燭翌

日上　箋謝辛酉七月　上又御閱武亭召公卿侍
從如瑞葱故事因出　御軸各製寫以進公末句云
忘言醉飽鈞天裡敬德唯聞獻曝誠雖文字之末不
忘箴規見者皆曰得大臣進戒之體八月展掃先壠
於林川將行　啓曰大臣往來本道例設宴享為弊
不貲請於今行下教免設　上曰老相遠往豈無宴
禮以慰乎姑為之　命孫副率着孫並乘驛護行遣
中使宣酒樂餞於濟川亭　特賜豹皮是日雨　上
又命史官追及江上　賜簑衣諸具皆　御用也近
古人臣未有受此者還　朝日又　賜酒樂郊迎公

上箋稱謝　上賜御札曰卿以老德首相霜天掃
塋豈不表贐薄物乎是予敬大臣優老德之微意也
勿謝十一月　世子行嘉禮公又以師受　賜馬是
月以去稀年已迫復詣　闕中前請乞先時致体
荅曰自古人君倚重老成予何許退居相位壽稀年
予所貴也加勉重職以輔寡躬至四啓　荅曰國家
治亂雖在於帝王之明暗而亦係於大臣之賢否卿
謂雖聖君必得賢佐以致太平我國古未擇人雖或
不精如卿老德予難輕捨是日四　荅亦皆御筆也
壬戌公年七十請順天道致仕　荅曰卿至稀年禮

當几杖而安之不宜許退再 啓几杖匪不敢當然
人臣受此例會廷臣以榮 上寵遷 陵在前不可
仍尸其位而遲之 荅曰予意盡諭几杖宴餘當爲
之遲速亦何慮焉三啓 荅曰予豈從卿所請宜勿
固辭四啓 荅曰國家用人當先純正凡官尚然況
大臣乎如卿純厚大臣去位則予未知國事是也五
啓 御批曰君臣之間所當情義相孚爲人臣者不
得於君而在職則予未知其可也如卿老德大臣久
居台府勉輔寅躬此乃當然之事不可以稀年輕遞
七月公患痢苦 上聞之遣內醫審疾曰若言予命

恐起居有勞諱而勿言令若私問者以　啓十月乃受几杖　四殿皆優賜酒果脯醢等物以助宴需公上　箋謝　御筆批曰人生七十古來稀乎貴者德而居相一紀世不多豈退老成乎几杖安養在所當為勉輔寘躬御宜勿謝十二月復上辭又　批答不允再辭　荅曰欲復降批荅恐致重勞　特命給暇安心調養癸亥正月三辭　上猶持難久之勉允所請　御批授領中樞府事仍領　經筵公求退十餘年始蒙俞　允遞相之日身氣輕健始若無疾者常曰天畀已牧無往不適約與兒輩隨處命駕水曲山

傍閒往閒來作　聖世無事物祝　聖算以終天期耳有時取酒微醺緩歌起舞以自樂或問前日未嘗歡娛今何如此荅曰昔負重任唯力不支是憂今旣釋之云胡不樂九月　世子卒公奔訃哭位連日廢食悲痛過傷心痛遽作幾危數日滿體瘇黄越三月順懷樞將發公欲往祖于郊或止之公曰我　東宮舊僚終始之禮不可廢是日心痛又作幾不能救自是心熱大熾疽證尤重彌留數月竟至不起蓋病因憂　國感傷而危劇也病中聞有星變歎曰吾安得死而塞是災乎又聞宰相安瑋卒嘆曰此人能任厥

職今又逝矣家人慰解之曰身病心憂豈易瘳之道公曰吾身雖病敢忘國事乎　上遣內醫問疾　特賜御廚庋幾可口珎味無不備公感戴曰天若緩死當有謝辭甲子閏二月二十三日遂易簀享年七十有二訃聞震悼即賜各　種素物于家以助奠需輟朝三日至不　御肉膳者有日賻吊及祭皆從重典别遣右承旨姜士弼吊喪都承旨洪曇　賜祭書堂月課以悼老德大臣為題以寓　宸懷喪葬諸具一庀於　國終始寵榮可謂兩盡而無憾矣公之為學不屑屑於規矩繩墨而以不愧怍矯揉氣質涵養德

性自得應用為貴故居止常處必以勤謹和緩四字
及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
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麤當矯之以細等語題
在窓壁以寓常目好讀自警說度量韜晦等卷尤着
力有得曰如韓魏公玉盞等事容或及之常謂一身
所主神明不測者莫貴於天君不可以些子塵物點
着其上凡遇事來為之則已却復掃除以全本然虛
靈可也燕居無事頗有自樂之時謂子弟曰為善最
樂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汝試以論語中暮春者春服
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而歸之語永言之似若歌調而長詠之則古人之氣象可得矣箕子過故殷墟亡國之懷如何而欲哭則不可欲泣則為近婦人乃作麥秀之歌古人之不輕用性情可見矣容色愉和動止中適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喜怒不形雅不喜聲色技藝待人開懷不作町畦必以忠信為主相對接話亹亹忘倦人有觸犯必自降屈不喜聞人過聞之必先探其心究其可恕之道又必求其長處聞人之善必揚譽不已雖婢僕之愚有一小善必謂子弟曰其為此言行此事可善也汝輩勿少也有所陳善必假色頷許曰汝教我

矣有過則諭誨不已或有偷盜者必反憐之曰迫於飢寒不得已也還給其贓曰汝若飢寒復來告我慎勿復然如欲任使必再三詳命使之不迷然後投之他人若言公過云則雖至微者所道必思所以致謗之由而反己曰吾果有之民國至愚而神矣或告曰時人慢易公甚或有因事而愠告者公纔聞輒喜至於笑倒曰彼人是矣安有畏我者乎愠者亦鮮畢竟偕笑而去欲有所作為常以古人行事將來己身上料理於宋朝名相多慕效之最喜開襟下問至訪於微賤如得其善必稱好而采用之人有被薦者來謝

輒不悅曰君才可用何謝之有爵祿人主之柄非私門所有愼勿復然常言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等語公於文藝筆札才品雖高而不屑以此得名至於嶢嶢之行皦皦之事皆欲掩蔽而韜晦故公之才藝行實多爲德量所蘊人有不及知者奉先祀一遵瓊山儀節必致誠敬或有故不得與或設於他家而攝之則必俟其當事之時衣服冠而坐如當祭者然時過乃復常雖劇疾不廢每嘆曰吾生而爲人不知父母之而亦未嘗知呼父母天地間罪人無如我

也故每遇初度輒不樂曰劬勞之日也家人欲設壽觴必痛抑之居第在松峴之傍自號松峴翁或有故不得陪　扈而　大駕過峴則必具朝服出伏於中門之外或言宜伏於大門之外公曰處室則吾心不寧所以伏地若更出門人必有見知者是沽名也常時出入不敢當路以避　輦迹雖居深室旋便必避日月族屬貧窮必力濟之婚喪尤主焉以資之常曰先祖之餘氣托在於兹事雖難易恝然者薄也凡為人謀每曰當設以身處其地乃可以盡得其情不可以非吾事而少忽之也凡出數可為庭觀者則必放

之曰飮啄自如物我同情滋味可供者則必求生道
曰豈忍對生而思食乎人有所餽雖小物必有酬謝
若稍多則必曰吾爲宰相豈不得食當留什一餘可
自供若其誠意則已領之矣人來求取有則必從曰
不可以外物害吾本心之無累若取於人則雖花卉
之微必曰彼亦珍玩吾今取來得無不可乎平生自
奉甚薄朝夕所供不過數器味若疊進則必捨一器
曰古之賢相食不重肉況我乎有時廚肉不繼家人
欲貿諸市則止之曰我家若買則近於矯僞況我本
不多食而又不嗜之耶衣服之飾不喜綾段故朝褋

之外絶不用之平居好穿舊澤不嗜新鮮每謂子弟曰丈夫之志不累外飾服美于人可耻之甚也家居未嘗言踞用陋惡家人欲試之當對客之座置一陋席俟之數月不言易之家人知終不言代以新者公又不言其爲儉素不事致飾所性然也公有藻鑑於後輩常以奬進爲事凡當試取每欲爲　國家得人而先以必得爲心每謂子弟曰君子所爲雖暗中小事不可枉曲至於科第則一身進退繫之潛相代借者固不論至於遇前日所製之題吾力可改則改之如不得更構雖至曳白賢於隱黙欺人以賊吾心者

萬萬欲事君而先欺君可乎世俗有落第而傷懷者安有大丈夫行事决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其流之弊馴至於鄙夫之患失器量如此其將安用汝輩切宜戒之家人嘗買貧人男口於十年之前後奴率良妻之子來公問其年則乃買一歲所生也即招本主而與之主以貧故願復受直感公德而輕其數公曰畜物價尚高况人口乎遂倍數而歸之嘗婚嫁孤孫事適連舉悉取鄉家儲穀以來舟乃覆沒俄更聞之則近涯遭風皆得拯取有謂公當責篙師使之充納者公曰船敗有數而吾家亦失財之時也

業已見失必求復得不亦鄙瑣哉況忍責閭閻十生之人使之辨出乎竟不問林川舊宅先業甚厚雖公罄殘之時而積累有擬縣邑自公之貴而其備漸縮敗之後更無餘蓄先世廬屋久已頹壞鄉奴有請復建則必曰於吾無穀何竟不聽公久為宰相而子孫皆仰資用度常不給至易布而取穀公始為相感激有為常讀大學衍義或至夜分既而嘆曰吾讀此書將以致用而邇來謀議動見齟齬何也為政務存大綱不用明察唯以得事體為先遵守成憲不喜紛更持撫盈成靜而安之者乃其志也嘗曰　祖宗與

先臣經歷多思慮深後人遵之無敗足矣作小聰明要勝於　祖宗之上於義安乎故凡論人才必以持重不變更舊章爲首嘗讀書至人徒知有功之爲功不知無功之爲功三復喟然曰知此者鮮矣公提調太僕謂鐵民之困多由箭串之栅也欲築城而重用民力請以國布償民聽役又曰自古　中原有事我國必受其禍義州一境古設三鎭猶不免躪轢之患今則只有一鎭襟袍極濶脫有不虞沮遏無策長城不可無亦建白償力而築之其議論必以先見遠慮爲主若悲其志也不肯從多而苟合亦不敢自以爲

必是雖舉朝皆同獨執議以上曰吾意則如此唯聽
睿斷云每言議事外庭雖有異同心之所懷必盡於
上前而無隱且曰言有不同所以下議若皆雷同非
議事之體也其議或蒙　採施則輒縮然不安曰鄙
議無乃失當而　聖鑑莫是謬用耶其臨事規畫多
出人意表而時人若不我用則亦惡與人争辯以勝
之唯以自克為剛性不喜事不喜建白立條久居相
位不欲以皎皎之事立名人或稱公之美輒應之曰
汝欲面諛我耶必多方掩匿而韜晦之故人鮮知其
所為之迹而或謂其不事事者非知公者也若　國

有難處之事或災變異常形於言色悒悒若無所容
夜不成寐起而開窓視天者屢矣每當　經筵必思
程子齋宿之事先日致敬言動不敢放入臨講章必
從容委曲雜引經史反覆陳　啓及退家移時靜默
思其所　啓之當否常居有疾呻痛似若不堪起者
及將入　侍具服而出則便覺蘇醒歸而復呻猶若
豈非以志帥氣而然也觀公儀貌似若遲鈍而其處
事剛克有勇詳愼周備即始慮終每欲萬全然後乃
擧不但大者雖尋常細事如簡札之末莫不皆然嘖
者　朝廷欲設堡於慶興江北公終始執不可曰奪

彼魚鹽往來之路不久生變未幾果有警而罷及鎭將皆被罪謫旣而反恕其人曰事雖未宜爲 國之心亦可嘉也嘗論待倭之道曰 祖宗深懲麗季之禍雖以 太祖神武優結朝船欵接令者有司不免出納之吝頗失懷柔之義傷於 國貌盜激其怒早晩捲海而來其可以米布禦之乎至於乙卯公言果驗常以古今異宜事非獨辦自以無補於 國而辱祿忸怩未嘗一日安故前後上辭無慮數十餘章而大意皆以慚愧羞耻爲主其曰此心之耻若撻于市心之愧耻若犯偸盜身非鼠雀心豈少安則其情辭

之懇可見矣每自笑曰乃公相業真可笑議政十年唯上辭一事而已每受　內賜必曰吾少孤長於奴隸人之中無學無能幸蒙　榮寵若此　朝廷之辱極矣凡聞生民艱苦必瑟縮不安蹙額移時尋常語子弟曰吾生而無德於民職在乘轎每上人肩平生靦顔愧心不歇我死慎勿用擔轝重報己死之魂公立朝久更歷時變雖孤踪踽凉不事攀援故洪益城知其然常曰吾喜尚君單獨而行也自公郎潛益城與鄭桐光弼尹相殷輔皆以公輔期之鄭相嘗修家垣稍接舊址曰吾為尚某後日之行而廣此路也

大王大妃之同聽政也公奏事簾前 大妃傳曰相
公致此不獨未亡人與 殿下之意也先 王常稱
卿可大用至於書名屛障以識之不幸未及今之用
卿實 先王意也公感激進曰小臣蒙 先王恩寵
罔極用 特旨除官殆過十餘度時人至疑臣以他
道進也 答曰卿豈以他道進者特知遇深耳嘗自
謂吾入仕輔國極無可取若不爲忮害忌克勝己則
差或可謂云爾已矣晩年每謂子弟曰汝輩須趁富
年力學以時不讀書老衰叨大任斷決 國事是非
茫然雖欲強讀精神眩暈臨卷疾輒作終至於負

國恩以死誠可惜也病篤猶謂子弟曰夜氣或清心神虛明記得少日所習文字頗有歷歷分明處也又曰無定力之人少壯時似有可觀老死鮮不謬錯因言論語中三戒曰有定力之人不如是平時嘗戲家人曰汝輩以我為臨死有遺言離訣之辭乎若然迷劣婦子誦言瑣屑之語而號哭尸前則甚妨事體殊非大人一視死生之道也及其病革痛若少定精神言笑不少差爽至於屬纊以前無異平常每用寬言以鎮靜一家之心故外人皆危久疾而家人則實未察也果終無一言而歿公聘宗室介山副守諱孝智

之女李氏貞敬夫人夫人賢而克配明哲過人人不敢以非道干或敎夫人鬻家儲魚藿以取貨夫人正色曰吾公未嘗爲不義以營利汝欲使我以穢名加之乎遂絶之凡事皆類此大抵公居家怡愉和易雖婦人小子諄諄敎以義方使得飽聞而心飫故自夫人以下皆知不義之可耻生三男二夭一鵬南宣務郎亦先公亡娶鄭度使李亨順之女生一男二女男著孫司紙女長適縣監鄭麟壽次適生員李某著孫娶左議政沈通源之女生男女男子儀女幼麟壽生四男二女男思敏思敬思愼餘幼女長適監役沈信

謙次幼某生二男二女男耆俊壽俊女幼思敏娶舍人崔顥之女信謙生男女皆幼夫人先公逝以郎度使金胤宗側室女幹家無兒又側室有一男存省覲象監亘長娶郡守金鑌之女生二女一男皆幼用是年五月十九日禮窆于果川治之東霜草里坤坐艮向之原與夫人同兆異域公嘗謂子弟曰吾死是非必有謚汝為狀起草事迹無可述者若曰公晚好鼓琴微醺輒彈感君恩一曲以自娛則當矣公晚而學琴按譜自得音調深遠然遇災不敢彈家人之外一無聞者公立朝四十六年識量洪遠忠厚和易歆然

冲挹若有所闕入居黃閣十有五載位望隆重休休有容不露圭角令始令終訃出之日位無上下人無愚智莫不痛惜嗟歎故吏宿隷至有奔走號泣者有一書生讀書半夜聞隣嫗之哭甚哀因訪之其亡夫嘗誣逮重獄久未聽寃公為鐵伯時申理得活感念存沒不覺失聲云以此觀之公德之入人者其他可推公之平日所為可書者甚多然不敢毛舉得之家庭者梗槩如右謹狀

## 先府君行狀

先君諱文誠字明仲姓李氏系出全義始祖諱棹佐

高麗太祖統合三韓官至大師自後代襲簪纓久而
彌蕃入 本國有諱貞幹奉百歲壽母以純孝聞
世宗超拜中樞院使又 特賜几杖以榮之一時公
卿咸賦詩以頌有慶壽集行世卒謚孝靖寔生諱士
寬卒官漢城府尹府尹有七子六人登八科二人策
三勳累 贈領議政全城府院君其第三曰平簡公
諱禮長靖難佐翼功臣 贈兵曹判書全城君平簡
生判決事諱時珽 贈兵曹參判判決生楊州牧使
諱公達平簡以下寔先君三代也妣曰貞夫人金氏
光州顯姓敵愾功臣光原君諱百謙之女也先君以

弘治十六年癸亥十二月十六日己酉生有縣令府
君諱仁孫與先祖考同出於府尹為再從兄弟無嗣
以先君置後焉及先君職二品推　恩兩祖並　贈
戶曹叅判縣令之考副正諱允純亦　贈刑曹叅議
先君少讀書通大義不幸早孤未究其業習弓馬有
名稱嘉靖己丑補內禁衛壬辰春捷別試武科第二
人未及唱名拜宣傳官宣傳武班清選而榜前擢授
人望有素故也先君少時客遊甲山宿西軒會監司
韓公效元行縣到府夜半廉得之翌日迎先君遇贈
極孚勉以遠大人頗異之及登第韓公已為相始說

甲山之夜得異夢知君非常人也　朝廷例選年少
武臣按月抽講所讀書先君每對必以能　聞甲午
中廟將郊閱肄久廢演習兵曹判書黃士佑慮諸將
未曉陣法至請留補外之官先君曰某等既膺本職
各習乃事寧可藉手於別人哉設使此人便死則
朝廷更不爲教閱乎士佑乃使先君專辦卒事無差
中廟深器重之　特進先君問曰若使某衛某將行
某事則當以何令對曰立某旗用某旗則可矣　上
命先君使旗已而果然黃公亦大喜言欲加獎擢先
君自以仕淺辭不聽乃授都摠府都事諫官果言其

逮遞為司果尋復為宣傳官上護軍乙未始拜都摠
府都事丙申以司僕判官因事罷閑不時　中廟以
諸將少　命兵曹抄在散武臣以　啓收用者只二
人而先君與焉蓋記其郊閱事也拜濟用判官又移
軍資判官十月拜定州判官戊戌丁外憂庚子外除
兄弟分占財物先君自以食祿於　國皆父母之賜
多所讓之夏義州缺判官時與　上國有地界事且
言遼東都司使人將至　朝議欲擇人先君竟膺薦
首未三日而馳赴為前此州官頗托物貨於赴京者
先君終始不干譯人稱道壬寅正月移陞理山郡事

癸卯春 朝廷欲征建州衛揀遣邉臣先探本衛虛實先君以先鋒入捍後歸既設伏於要害而後敢入彼人果欲追截而我兵已先據險故賊不得逞山川道路並皆圖畫而來六月丁縣令憂乙巳八月拜尚衣院僉正 仁廟已賓天監董 孝陵役 賜廐馬以嘉之時先君將 山陵事屢往來卿相家衛社元勳輩見先君交言欲注名於原從中先君辭曰先世既有勳足可減罪焉用疊為冬除昌原府使丁未以事將罷府民群至京師請借得降資仍任戊申復賜通訓大夫階在 中廟末別揀堪為將帥者得十

人養望至是又被其選庚戌春陞堂上折衝將軍階拜加德鎮水軍僉節制使加德之設未久襟袍尚虛多分瞭卒晝夜侯守軍情以苦而守城亦單先君悉取兵船之舊者三十餘隻盡載大石沉于海口就加石築極其壯固以藏戰艦又退設木柵以捍外變輟瞭卒之什九悉入城守其餘立譙樓改城堞規畫甚多至今賴之壬子冬秩滿入為護軍兼司僕將癸丑春兼五衛將夏拜慶尚右道水軍節度使時南方大饑戍卒餓餒先君發軍倉聽其納布換米增減糶糴一依常平之制軍民賴而全活水營亦無藏船之所

又為之立柵設鎖乘潮開閉如加德之制焉乙卯夏
倭寇湖南先君所鎭正當兩南之交甚是要害　朝
廷不許瓜代以俟賊平全羅巡察使李公浚慶通諭
慶尙欲使先君橫出海道撞破賊船先君即領兵下
海以聽本道巡察使曺光遠節制曺公以各有分守
賊蹤難測止之後聞之賊皆登陸倭船無守者先君
每以此爲恨焉湖南餘賊分鈔本道加背梁曲浦等
處與右道兵馬節度使李夢麟同捕李以主將行軍
無律先君請分廂衛以張之斬獲頗多李要專功欲
使先君還鎭先君即回本營李數月不獲一級更請

與同事遂就以殲之皆先君麾下所得也悉送于李
處錄之又與李公比次結陣賊群揮劒突衝李遂走
走且揚鞭請與共退先君勒馬麾兵盡殪之將上首
級乃許李公同　啓馬李既罷陣而去賊十餘人奪
漁船亟走先君追及於蓮花島獲之又有零賊入山
諸將以窮寇難之曹公令以槳船短棹誘使下海而
殺之夢麟慮其生疑乃於新船使具六櫓賊盡力開
使幾不可及曹公聞之大驚先君邀截海路使左右
快船交引大索拘曳舩柁使不得前去遂盡斬之曹
公大喜乃褒錄前後事以　聞而其間先君已忤

敬差官崔堣先被他事　啓罷至於收奪故軍功雖
上而只給爵收用而已前後斬倭一百四十餘級皆
在罷未及受代時也又與夢麟同陣丘墟驛軍士夜
驚李欲避走先君牢卧不動令各以軍號相應亂兵
即定　國家承平日久軍民喪膽於湖南之變爭懷
逃匿軍令不舉備禦無策本營有一管軍兵吏與其
畨衆將入防已至渡頭乃謂其徒曰禦敵亦死避防
亦死等死不可赴戰遂各散去以此一領之卒皆闕
防焉先君捕得之就於習陣罷後以旗招諸軍咸聚
中軍則取逃畨首吏斷頭梟示莫不震懾以故用命

且慮軍民畏敵生㥘日設宴張樂餉士作將軍壯士之歌令褊裨遞唱之軍情恃而無恐後有謀揑先君者誣讒于執政曰當時靳卒實逞私憤執政惑之每廷議有薦必爲暗沮故終世坎坷職此之由未嘗開一口以自辨待其讒者無異平日且其時兵使李公輕躁多言同列鮮不被詆先君旣推功與之前後不言失誤退㥘之狀李每中心喜服多所稱譽拜龍驤護軍兼内禁衛將仍拜黃州牧使丁巳夏罷秋復爲護軍明年秋爲楊州牧使十月移授吉州牧使諫官以楊州疲弊且數遞　啓請仍之庚申正月爲不悅

者構罷五月復為兼司僕將時 明廟閱武于郊諸
將不稱 旨以先君素鮮陣法復授宣傳官冬海西
獷賊猖獗 朝廷至遣大將討捕平山為賊藪最以
先君為副使將行 明廟親賜密書以 諭旨先君
受 命祗慄顧以管下使令半是賊徒領兵明討每
被走遠徒勞無益乃沉機不露密尋良民受賊寄妻
者許以免罪優賞多給釀資暗使置毒於酒中且緩
警備欲使句引以取之事適未及而有隣邑要免己
責者斥報平山慢賊方伯不知先君意乃先置殿考
先君將右機密事分付於他人其人不用後賊黨果

來飲其酒而官軍不至覺中其毒遂盡屠一里而去壬戌秋以護軍兼內乘癸亥春拜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兵營在合浦乃先君舊典昌原地也父老喜於重來競以酒肉相謁百十為群數月不絕先君在昌原時歲丁大侵出境必載米醬以周道饑客陽路傍見乳女飲於死母命瘞其母抱其兒為入守山縣招一長老盡傾行李使養之其人欣然自言無子夢神人授我以子殆其徵乎後屢道是驛其人必以其女來謁至是垂廿載女已生男育女迎於節下南人稱之先君屢膺本道頗得軍心十月祖妣貞夫人柳氏

有疾先君請歸侍藥諸軍欲留不得則中路潛遣人
止其狀先君覺之乃使蒼頭賫達　上初允之臺諫
以邉師不可輕遆再辭乃許日馳數百里而來歷
及相訣中路而訃及焉軍士來京乞留者已在半途
聞有喪始皆回去自縣令府君卒後二十年間承奉
柳氏甚謹雖一小婢未嘗訶叱恐傷慈心柳臨終自
言受養備盡但恨不得面訣耳丙寅正月服闋即除
全羅右道水軍節度使先君聞鎮前牧島有白骨委
積因訪之前此為帥者多徵辦於水軍有未准應者
越置茲島皆餓死無人收掩先君憫之命盡封瘞為

文以祭軍吏感戴七月有倭船犯海即捕斬以聞
到京驗其首級有差竟以是遞九月為忠武護軍冬
復拜吉州牧使戊辰冬又以事遞自乙巳以後先君
雖已老然 朝廷命閫帥及巨鎮兩曹多以名擬
聞嘗拜咸鏡忠清兩道兵馬節度使及安州牧使皆
以老不赴嘗與禁旅宿衛無闕四為僉知中樞府事
六兼五衛將領內禁衛者二將兼司僕者亦再馬萬
曆三年乙亥冬直宿 景福宮感風移出遂不祿十
二月十四日戊寅也春秋七十有三不孝子攀號無
逮昊天罔極嗚呼慟哉訃 聞 上再遣禮官行吊

若奈[illegible]賜賻助喪　恩榮至矣明年丙子二月二十
日甲申合葬于楊根郡治西終面梨浦卿美谷亡母
之瑩卯坐酉向之原先君天性魁偉重默自童孩已
有長者氣度為牧使府君鍾愛及長神彩凛然有威
風里嫗隣叟莫不尊慕識者知其遠器待遇宗族一
向款厚其撫兄妹之遺孤尤加恩愛與人交心上未
嘗置町畦見人危阨隨力營濟且人若有求雖卑賤
輒舉而與之故家無長物家居賓客恒滿堂必具酒
肉盡歡而罷不問有無亦未嘗對妻孥作契濶語誠
獲土田之應收者不加經紀是以食祿數五十年先

業亦不甚薄而然無蓄積每與親舊論敘必曰 上
恩至重於良足矣 此取張子房傳語 平居寡言雖在群言衆
辯之中應諾不過數語自言平生未有以言語招嫌
云非徒不言人過亦厭他人之是非人者絆與酬應
至於自身被情外之謗雖至落職不爲辨析又不求
知謗己者之姓名但語不肖曰汝萬幸論他當思吾
浮謗慎勿以傳言劾人臨官莅職爲 國事有誠心
但不苦瑣屑必和衆共議從長而行之斷訟不饒權
勢曰世間事隨處豈無人情然臨訟枉決則必是遺
殃後世者也必時莅下雖似嚴峻亦以寬濟之又不

摘人隱惡常掩覆而使之故始畏而終懷且先君盛怒則輒囚罪人或問之荅曰乘怒杖人恐或重傷吾嘗受教於長者怒作必思其言故如是爾亦嘗命不尚曰吾仕宦有許多來歷無以私怒斃命者是其幸也在楊州日迎病姪調養有賊挾書作儒冠狀謁病者欲為迎醫遂以先君所騎銜馬走先君曰病當求醫罪但在賊非伊過也送酒慰解更不擧問不肯自省事來侍側久除補外出入歷見外未嘗干一要津其在州鎭亦無與相問故前途無吹噓挽助之力名位恒滯及㩀人勢敗衆且牽連而獨常超然無累

馬嘗由外郡入　朝自歎喚辱於人或問之則曰遇一文士謂我閑君來京日久何惜一訪我謝以不暇其人曰武弁欲做好官當先尋吾輩君則不然是君好處云我縱欲做官豈從渠求之此人氣盛不久敗也爲邊鎭時有一　御史威稜籍甚欲使屈禮迎之待之太嚴先君乃抽經國禮典以示之　御史自覺其失竟不敢有加焉其不爲撓屈類此我外王父富寧府使禹公諱禮孫癸未從北征路由德源求馬於府使郭翰郭曰吾堂弟某新得好馬政合戰乘度其氣槩非尋常必不吝惜乃邀先君諭意卽以奉之相

與歎服後聘我先妣封貞夫人先一年卒亦丹陽望閥也生男女各一人男即不肖女適生員金琮其娶宣務郎尚鵬南女生四男二女男者俊壽俊耇俊命俊女幼生員生一男三女男光潤女長適宋惟敬餘幼者俊娶監役金益輝女生二男重基厚基壽俊娶幼學權愉女惟敬生一女側室有一子曰山壽又有二女皆幼竊念古人以稱揚先美爲孝然記曰無美而稱之是誣也先君有厚德蓄而不耀且生於太平不得有施其僅見於乙卯者聞變即赴未嘗遲留然未足爲一分也得歷事 四朝無大罪戾位雖不滿

享有考終亦豈無由某創鉅荒迷論譔無次不能敷
揚亦不敢辱飾非實以誣先靈更重不孝之罪倘蒙
掛採一二以誌幽阡苫塊餘生死亦無憾孤哀子某
稽顙再拜泣血謹狀

## 箋

### 冬至箋文

律入黃鍾緹室驗七日之復雲開丹陛黼座受四方
之來罔間臣民惟均蹈舞恭惟位居元后德為聖人
心堯舜之正心有堯舜聰明睿智氣天地之和氣順
天地春夏秋冬因致閉關之辰益綏歸極之福伏念

臣庸庸末品斷斷微誠叨將軍閫寄之名雖未效於
禦侮慶君子道長之會切倍賀於履端

癸未正朝賀箋

春歸王正聿見上下之交位在德元誕受臣民之賀
百靈孚佑萬彙咸生恭惟睿智聰明剛健純粹調乾
坤於玉燭但可名者巍巍然煥然撫 祖宗之金甌極
其道之悠也久也屬茲人統之届益膺天福之來伏
念臣末葉冠裳一方旗纛子弁戀闕身縱滯於榆關
華封祝堯壽願添於海屋

祭文

祭始祖墓文

維萬曆元年歲次癸酉九月戊寅朔十六代孫宊傷御史奉正大夫行禮曹正郎知製 教兼春秋館記注官李某 敢昭告于始祖高麗統合三韓開國翊贊功臣太師三重大匡府君伏以洪惟我祖肇迹濟川佐統鷄鴨闢運半千豐功勒彝康濟時民積德種慶敷遺後人王姓雖若天命中移江都一遯祚胤微衰綿綿我家代奉組紱允承令聞無忝世德譬彼深根條葉皆春孱若無肖與玷鷄紳纓衣巡 命于此原貫舊城登址睠然興歎圮尾雖存門館莫識玄兆有

丘是曰永宅恭將菲薄掃除塋域縱厥遙遙誤認非郭一氣猶然有誠斯格尚饗

## 晉州厲壇祭文

維萬曆六年歲次戊寅七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中訓大夫守晉州牧使李某致祭于闔境無祀鬼神人生於世孰無一死惟尒衆神不得良死從古迄今其類不一或以戰陣死國工築亡軀水火盜賊飢寒疾疫墻屋頹壓蟲獸螫噬鬪敺橫傷刑辟非罪或因被掠財物而隕命或因強奪妻妾而喪身危急自縊殞而無後産難震墜若此之類不知其幾孤魂無托祭

祀不及悲號星月冤哭風雨陰魂未散結而為妖興言及此實可惜惻是故聖帝明王發政施仁既使民人無不被其澤旁推人鬼之理一肇稱殷禮咸秩無文亦無所不至爰設壇場徧祭無祀先告城隍召集群靈携朋挈儔來享飲食無為灾癘以干和氣則敬恭諸神宜無悔怒而近年以來即祀于旁吏惰不躬靈壇草沒取具臨時牲酒瘠酸豆籩狼藉神不顧享職此之由其何以通幽明之感底民物之寧乎風雨無節五穀不熟癘疫繁興歷年不息牛馬多斃駢首糟櫪

上勤宵旰之憂下迫死亡之患誠可閔也某

猥以無能叨此劇邑治民奉神極知無狀將其獲戾
反仰玄佑謹以牲醴粢盛庶品躬來壇下式陳明薦
雖因常事實切祈請伏惟諸靈尚饗

晉州城隍修造祝文

維萬曆六年十一月戊申朔州牧使李其謹遣留鄉
座首鄭夢虬敢告祭于州城隍之神惟爾城隍為一
州群神之主久矣城中立祠以奉每歲良日將祭厲
境無祀則先告有神召集北壇是即 國禮之常而
聖殿下之命也頃因書生秉氣不知文秩一視淫祠
并撤神棲廠為煬烟神之版位假寓非所褻辱已甚

秋冬有事實不知此敬告於神而只因舊基行之虛
位任土無狀奉神又失罪咎在躬敢望玄佑茲將卜
日復構前地庶幾自今無作神羞謹以酒脯先事告
由尚饗

祭曺南溟先生文

維萬曆六年歲次戊寅十一月戊申朔二十日丁卯
州牧使李某敬祭于 贈大司諫南溟曺先生之墓
先生名成尊一道協盡九留風季末立頑來古某髫
承授符敬義雷天中叨載管 家麻金遊鶴城曾奉
誨音勤勖山天今謁鬣坏荒宿至其處不見其人兮

敢忘東平之墓構堂祠復其為後兮虔稽嚴州之故
頭流鄭兮萬仞謂先生兮死未死脯於籩豆兮盬冀
盻饗者在是尚饗

祭楊僉正士俊文

維萬曆七年歲次己卯五月乙巳朔初八日壬子前
牧使李某略具小奠遣男進士者俊敬祭于　楓皐
楊先生之靈前歲在春余受晉命遠別要臚落紅為
請欣然灑韻伯仲聯詠愛言含警拱璧自慶公餘披
襲用寓瞻敬令我授簪一朞未更聞公大還舊義重
映憶始蒙笠實與兄併凝標景止卅載而并神與驁

材藝天光盛騏蹄中蹶一何多病詩窮蔑嗣孰尸之柄今臨永還奠斝猶倩靈應不昧謂余無竟尚饗

祭白叅贊仁傑文

維萬曆七年歲次己卯十月癸酉朔二十二日甲午前牧使李某謹具時羞之奠敬祭于白知事先生之靈曰惟靈忠懸日月 聖主已許其爭光義貫通介國人亦信其能常公擺落室家妻子未了者忠 君盍國公抹撥死生榮辱未遺者頽風末俗位叅贊而猶痺所貴者良壽八十之非老其存者長金百鍊而方精玉遭焚而知栗不有罪也何以表板蕩之誠不

有毁也無以見獨立之卓抑多時在淵之潛而幾日來韶之儀緬古人之齎浸咸末際而莫施而先生半千之風雲即曰時哉之行可然猶有君實之未屬不免為流涕之屈貫惟落落有志之不就實滔滔誰昔而已然彼鄒魯而坎軻獨何恨後死之今賢嗚呼已矣兮一爵為辭尚饗

祭李同知 世麟 文

維年月日前某官某謹以庶羞之奠敬祭于卒同知敦寧府事李公之靈惟靈與吾先君越泪吳公諱誠夙有篤契業尚槃同偕宣邊力乃心勤忠中年結隣永

期遊從對溪青坡鼎宅西東老各歸丘白髮鬖鬆婆
娑徃來金玉儀容怡愉卒歲杯勺歡融人榮地仙有
目咸崇小子不天先哭樹風吳又繼禍公惻在衷
公猶益壯擬貞霜松迄用康強宿衛彌恭如何一夕
不疾而終幽明倏刻莫旪而通令還几筵遠即泉宮
視既猶子慟實若翁悲惟天極六年之中喬木具顛
巷閭終空已矣來生更陪屨笻一酌告訣情則無窮
尚饗

清江先生集卷之四 終

清江先生集附錄上

有明朝鮮國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 世子師行嘉善大夫咸鏡北道兵馬節度使兼鏡城都護使清江李公神道碑銘

崔岦 撰

余與清江李公太學生時相知旣而仕先後出入異二十年不相聚也公之將赴晉陽過余而言曰近得子爲人爲碑碣文者而讀之殊有古作者法吾甚愛之以吾亦從事於此而知其至之不易也余雖讓不

敢當竊幸其知之非衆人之知也次日走謝焉公則出其所為者曰顧有相止余亦覺于時輩得之罕有此文字也盖歡然以為真相知之新然遂以作千里之別自後出入愈不同不得相益為歎乃五年而聞其奄忽則終古之痛也又十八年至今公之仲子江華使君來謂余曰先君入地久中經兵亂未克有墓隧之刻敢以文請嗚呼以向所辱公之知而効之於公宜無以辭獨可悲者公亦何嘗遽以此相期哉技涕而諾之謹按公之系曰全義李氏本高麗開國功臣太師棹之後代有簪組以入 本朝而自佐翼功

臣兵曹參議 贈兵曹判書平簡公諱禮長掌隸院判決事 贈兵曹參判諱時琁行楊州牧使 贈户曹參判諱公達於公考守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贈兵曹參判諱文誠爲曾祖考祖考考三代而公考出後於同宗家則自敵愾功臣司憲府大司憲襄簡公諱恕長司宰監副正 贈刑曹參議諱允純歙谷縣令 贈户曹參判諱仁孫實爲三代公妣貞夫人丹陽禹氏 贈兵曹參議諱孝從之孫行富寧都護府使諱禮孫之女以嘉靖丙申生公諱某字某五歲始學文字便自嗜好不易以它弃七歲作句語往往

驚人八歲大人在邊郡而王父見背則獨當喪入承諸內出應客辦治哀盡一如成人之為十歲隨大人任于昌原也行遇水石稍清致處輒卸馬吟賞及監司入府觀者甚盛獨不肯觀曰吾復不當如是耶既而益喜讀書不釋手大人顧懼其傷夜則為不設燈火然不可禁曹南寘植一見異焉期以遠大十七歲受學於趙龍門昱業日進是歲聘于尚成安公之門成安常稱大器大器戊午中司馬試甲子登文科補承文院權知正字乙丑至副正字而錄弘文館選上御養和堂進文臣凡在選者試用　御題近體詩

五首公作皆第一　命超資以褒之丙寅薦入藝文館爲檢閱至奉教例帶春秋館記事官其書事無所避而引後輩不阿則側目者多蹭蹬職此始矣隆慶戊辰遷成均館典籍轉刑工户三曹佐郎司憲府監察薦授兵曹佐郎兼記事官與修　明廟實錄在本曹剸煩發奸聲出諸郎上吳判書祥常重之已而兼監察從事賀至　中朝一行肅清爲近古稱首歸未復　命由典籍還曹亦以能故庚午由學官拜禮曹正郎知製　教兼記注官自後定遷多帶此在所畧也蔚山郡缺守朝議以郡多土豪難治須遣材望文

臣三易而適公既至立法號令期月而逋糴輸恐後帖然無敢為橫民有兄弟爭財者公不問曲直直諭以友愛之理言下即已有欲專婦家財者不嫁婦妹年幾世公繫治其人而資其婚祈其產俾業焉公之剛明聞一道訟小大歸之庭亦無留例得紙布甚羸悉以付幹事吏方便取息以代徭賦民得廿年比兵前無一事壬申罷還猶以散秩肄習承文萬曆癸酉叙復軍器寺僉正轉成均司藝乃拜司諫院正言及以禮曹正郎出湖西御史還成均直講內贍僉正出為清州牧使值有籍兵之舉咄嗟而足元額餘以設

二隊甲戌鮮還直講乃拜司憲持平公之去蔚去清皆以母夫人疾故不盡其能間有两南公幹敬差之命三亦皆以故辭不行其入臺諫最後於人則宜歸譏當時而公且無意以此自見矣尋由漢城府庶尹丁内艱乙亥又丁外艱戊寅制除復司僕僉正乃拜司諫則辭不出晉為州地大物衆豪横為患什倍於蔚自公在服朝議待公以大治至是果拜牧使既下車首訪弊之在民者一釐革之糶糴之際右户百計毋受使下户獨困而衆積於陳公按佃簿以為給無敢頡者削鄉社司馬所賸占田奴歸之書院且觸事

折搵強者不饒鼠輩害公之為與下吏謀竊公兵符
以冀坐免事聞　上命鞫尤者數人其黨散抵　輦
下大肆誣謗公即疏陳不可在任狀踵而去官行奉
批旨勉留己無奈矣歸則扁其居曰歸愚圖書花竹
以自娛不與人往還若將終身焉後十年余為晉則
豪強大衰息自經公政已然云即公亦果豈必其效
於身哉庚辰以江界西塞重鎮而凋甚有用儒帥之
議起廢公超通政階拜府使至則撫摩爬搔氓卒大
蘇可使悅而忘勞然後從事版築復自運石以倡用
能不閱歲而城池器械噲然改觀御史上其最　賜

表裏一襲寵嘉之帥褊裨以嚴而時因較財饗賚厚
士知感愛至沿江諸帥亦化於公不敢為非曰得無
公聞乎壬午復用議者　命陞公嘉善拜咸鏡北道
兵馬節度使其即政一如在西時而體統加大規設
自殊矣恤役戍之苦則贖無留藏勸列鎮以廉則優
其廩餼及備戕荒已毒癘尤盡心焉至嘗自貶其食
放出侍妓以供民艱癸未藩胡告亏酋來屯兵公曰
乘我之饑此不自相讎殺而已即為布置有申砬金
遇秋等之分遣未幾賊果犯慶源而府使金璲不稟
節制輒出兵以敗猶復聲援未接而賊再至敗之然

乃後訓戎乾原之戰我顧衆勝焚蕩胡家八十餘區斬獲二百三十餘級則公本遣諸將力也于時公平生不相悅者起而攻其敗會公馳啓亦至 上欲以功掩罪而論益峻且以泣斬金璲留日為棄 君命遂致之理 命減死律謫于義州之麟山鎮在配所也官給使令則却有勞以酒樂及問餽稍優則辭一味酸苦惟以文墨自遣數月聞長子死哀傷之因疾以卒乃十月六日而夕有雷動之異臨絕聲在喉間猶吟老杜出師未捷身先死之句所恨 上恩莫報而以勉其子弟無一語及家甲申正月歸櫬都下李

知申友直啓言公一生清白及北事亦有功　上亟是之復其官四月某日以葬于楊根郡西水回里寅坐申向之原既而　上重念公罪微功著清節可尚欲追贈兵曹判書親札激切下大臣議議無不合獨前未遑憾者猶在爭執紛然竟　命郎官祭于墓公風姿峻茂氣槩磊落如小節曲務非唯不為亦不肯言顧於家行細大必謹奉親之怡居喪之戚以及祠當如在之常諱日終身之變有或過禮而無不及其在公所凡有尊敬如望闕祭社稷與先聖廟先賢祠必躬以時不怠推是道也友愛同氣比分異先業自

以逮親榮故得視姊爲多則更優與之并諸庶弟加其數厚於宗族尤先貧約其爲騎曹久矚直入門即以頒施之無所留夫人外舅無子欲託後事於公悉歸其財則固讓勸立姓姪乃已與人交必意氣相許一輸以肺肝則不復有所變節急人之急憂人之憂有古人所難能者然見有傾巧以赴時貪邪以失己者則心疾而面攻之不少恕公之仕既故讓夷而急病其志也間有遠外之　命盤錯之寄則樂往而勇爲之聽事必朝服事至綜理事過而省大事則沉幾先不以宴居廢也教子弟有恒言曰財物視之當如

糞土又曰學者而有富貴利達之心反不如不學之
為愈為子女求婚惟視家法如何耳所為詩文若干
卷尤長於文有樹立書行草篆隸具工嘗作清江居
士對以叙其所以自謂者貞夫人木川尚氏宣務郎
諱鵬南之女實領議政成安公諱震之孫十五歲歸
公後公卒十一年癸巳隨仲子通津任避賊江華三
月望日以卒越某年某月某日祔葬其為婦為母咸
有法式以公生不治家而飣餖必豊潔不以有無閒
公公歿而衆妾群孽有所仰以恃如公在時此尤過
人之行也生子男四人女二人男長者俊官止承文

副正字次壽俊卽江華府使皆文科也次耆俊業文
次命俊生員女適長閔有慶弘文修撰次適申欽弘
文副提學正字娶監役金益輝女生二男重基厚基
並上舍生府使初娶同樞權恂女生男學基早死再
娶士人許漑女無子三娶士人許昊女生二男幼耆
俊氏娶士人任繼老女生二男三女長裕基餘幼命
俊氏娶士人金纘祖女生男女幼修撰生二男聖清
聖和二女幼副學生男翊聖東陽尉尚貞淑翁主女
幼側出子八俊耕俊仂俊八俊早死女適虞侯朴葵
英曾孫男女幼不載後以仲子累參原從功故例贈

公議政府領議政兼兩館者 國家所為仲未用公
之恨也銘曰
不用其文 而用其武 不伸于身 而伸于後
在公何憾 亦公之故

祭文

大司諫尹根壽敬祭于清江李公之靈嗚呼維公而
上斯耶身騎箕尾遽長辭耶電光石火杳難追耶修
短茫茫誰所尸耶矯然英聲後世思耶云亡興嘆殄
瘁詩耶嗚呼哀哉昔公西遷分手南坡丁寧祝公鎮
祿天和相思千里日月飛梭中間音耗僅一相過公

有家嗣繼鏃巍科倏焉則亡詆櫝悲纏窮荒海隅就與鄭宣二豎妻之一疾沉綿楓林關塞奄忽百年孤魂北望素旐東旋迢迢旅櫬越幾山川即路有期又上歸船終天一訣有淚如泉嗚呼哀哉惟子文章蓋難其伍一洗骫靡冥心往古咀嚼左氏韓柳并取吐辭雄健自闢堂户閫諸同甫文中有虎公亶其然有目皆覩登三不朽炳烺東土㦯矣賢胤撰次將舉不鄙謂余相期就緒追惟平昔在我寧拒詞以述哀敢并略叙何以酹公束芻芳醑公其不昧一聽我語嗚呼哀哉尚饗

# 清江行錄

贅城

公狀貌魁傑器局峻整恬於勢利臨事不苟文章草隷時儕稱雄而尤長於行文性又剛果當官抗議未嘗挫抑於人人亦不敢干以私皆側目而避之至與親戚故舊私相燕語諄諄不倦或雜以調笑咸得其歡心父母歿與兄弟分財以其姊別給他已差數別擇奴婢強壯者十餘口以與之至於庶弟亦加其數而與之以遵先志此不足為公之德而可想臨財之一節也性喜施與嘗為兵部郎官騶直到門不入於室而先與窮族久久成例故親族亦習以為常或時

催促曰期日已晚老爺何不分騎直耶嘗為晉州罷還居家杜門息交日以文籍自娛有勸公以交歡時望者公正色曰虛受人爵而實獲天譴孰為利害其人大慚持身清謹擺脫家累位至宰列妻子常假貸於人然不為皎厲之行以沽於世而世或有知之者壬午為北道兵使臨行余作詩以戲之曰約束羆熊老黃卷推移文字作長城蓋以羆熊自況而文字調公也公見詩呵詰曰徐小儒何敢乃爾遂極詆而別及拿下　禁府時論勃欝罪將不測親戚子弟皆潛泣隨行諭者謂公曰必無生理余於道次候之公握

手莞爾而戲曰今日遂成小儒之先見也又問曰聞讀綱目已到幾篇因論讀史節目數語略無蹙容頃之顧謂獄吏曰此非我久留地可速就囚乃與親舊歡笑而別此可見其氣象也

# 淸江先生集附錄下

書示李上舍　　尙成安公震

疾痛殊無賴逢君意氣生菊觴初泛與孄句轉挑情
不醉看晴月無眠度夜更盈樽美酒在直到五鷄鳴

次李書狀韻　　吳祥

長慶門前路橫枝補石矼樓居臨古寺山影壓秋江
縹緲眞遺世虛明不礙窓霜毫馳筆力端欲求降杠

東湖次淸江韻　　李悠

日落江烟暝停舟水氣侵平沙歸雁集蕭寺暮鍾沉
別鶴三聲遠新腔數尺琴忘形同一醉千載幸知音

追次寄石州　　徐益

榮落紛紛不定時關山此別豈長辭一言悟主應天與百戰無功是數奇男子自來思道直女兒休更念身危孤城滿酌迎春酒遠揖高風寄好詩

敬次大人浩浩亭韻　　男　耆俊

陟幾崇岡涉幾灣危亭登、破寒慳平臨鰲背騰青黛俯壓鯨波噴雪山客褸黃花驚節序海邦紅蓼老秋顏明朝又向端州去棧道磨雲縹緲閒

欽少通籍朝端自郎署已
歷遊諸巨公間暨夫筆流
靡不上下左右躝其持行
矜式而習稱之矣而遞名
執矩優潔易祿而難富者

則蓋清江公有爲其解晉陽歸也即屏跡不出者久家人數米以炊往往不給而逌然無顧慮朝貴間致候問不一謝惟抱於古文

辭甚深日語說而漢文字
自娛晚涼過障起逮卻而
竟為時俗誣從吏議累于
西土以平天罪有定乎哉
惡在情彼之過人也

宣宗大王追惜公復其爵又遣官致祀後二十年而以公中子從勳至贈領議政而人知稍、識公哉有悼其不究者抑不可謂天

之無定而公之持行之過
人者於斯焉徵矣然非君
子之不幸欲其文章發於
左氏班固為尤多故氣厚
而辭宏其砰磕磋研如矢

之飲石也其沉深若宕如
玉之剖璞也及其意得而
神忽也隱溢而不可過邏
、然游揚墟而籟矣使公
而年剛証不得擬議變化

以造夫極欽月河尹相公亟頌之曰一洗骫靡自闢堂奧信知言哉文之付剞劂凡三卷鰲城相國既爲之序而公之胤德山倅命

俊氏謂歟知公不唯甥舅
之好園要一言而跋之噫
巧倩妖騁倚門自售者何
限而公以忠朴擠於當時
躡形付影竊取射利者何

限而公以功宗耀於文圖
以公不遘觀之則宜名終
遂閣留湮沒不復見於後
而身殁而言立言立而名
傳歷如珊瑚寶柯灑灑於

錢綱而卒為帝代之殊焉
可以一世淺論易百世業
哉與睦志之厭厭取媚庶
滅不紀者何如也仍語遽
山陰曰世有禁之而愈烈

者芳蘭是已鍊之而愈光
者良金是已防之而愈決
者江河是已甚得為不禁
之蘭不鍊之金不防之水
者其有乎無哉何其寡也

欽既跋公之文重有所感
者
皇明萬曆紀元之三十八
年庚戌中夏女婿亞憲
大夫知中樞府事無知

春秋館事同知成均館

事藝文館提學申欽

跋